

8	男	25	四川阿坝	乡村		
---	---	----	------	----	--	--

【论 文】

内地西藏班（校）藏语文教育与语言交往：政策与实践¹

孙 昉²

在内地西藏班（校）办学中，教学用语、课程设置、特别是语文教育一直是一个关键问题。一方面，教育部在政策制定中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规定体现了国家对这一特殊民族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另一方面，对于西藏的学生和家长来说，也关涉到学生是否能够顺利地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能否继续学习和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成为合格的双语建设人才。与之相关，语言交往涉及学生在内地生活中使用何种语言，如何拓宽自己交往范围的问题，同时，对语言交往这个问题的考量涉及到政策和学校管理在何种程度上允许和设计这些学生在内地形成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能够看到他们个体的主观能动行为，进而探寻其特殊的社会化机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内地生活。特别是，能够进入内地班（校）学习的藏族学子都是经过选拔的最优秀的西藏学生，毕业回藏后活跃于西藏各个地市与各行各业，对这些藏族精英学生的教育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着西藏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又关涉到国内外对我国西藏政策效果进行的评价。

一、 课程设置与语文学学习

（一）相关文件和政策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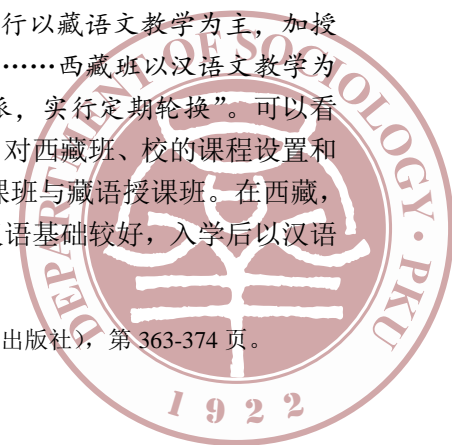
可以说，从 1984 年内内地班（校）运行之初到现在，相关政策规定经历了探索、初定、调整定型三个相对可以清晰界定的阶段，期间的不断调整 and 变化一方面与西藏的藏语文政策和教育发展变化乃至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突出体现了内地办学的特殊性。

1. 探索阶段

1984 年 12 月，教育部、国家计委下发了《关于落实中央关于在内地为西藏办学培养人才的通知》，此文件成为在内地办西藏办学的源起。《通知》的附件《关于在内地筹建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培养人才的意见》对如何办学的做了具体的建议，包括设校地址、学校规模、学制、师资、管理关系等多个方面。其中，教学用语以及藏语文课程方面，对西藏学校和西藏班的学习的要求有所区分。《意见》中提到“西藏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初中逐步实行以藏语文教学为主，加授汉语文；高中以汉语文授课为主，加授藏语文，同时学习一门外国语……西藏班以汉语文教学为主，也可以视情况加授藏语文和英语。……藏语文教师要由西藏选派，实行定期轮换”。可以看出，一方面政策之处的设计考虑到了西藏区内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对西藏班、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用语的这种区分，正是基于西藏既有的两种教学模式：汉语授课班与藏语授课班。在西藏，城镇学校一般既开设汉语班，也开设藏语班，汉语班的学生入学前汉语基础较好，入学后以汉语

¹ 本文刊载于马戎主编《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2016 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第 363-374 页。

²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1 级民族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授课，一般不学或者加授藏语文，学生中既有汉族，也有藏族。而藏语班则招收没有汉语或汉语基础较差的学生，一般为藏族或区内其他少数民族，以农牧民子女为多数。在内地西藏班（校）的招生设计中，三所西藏学校只招收藏语班的学生，以农牧民子女为主，而西藏班则兼收汉语班与藏语班的学生。这种区分，有利于汉语文程度不同的学生更好地适应内地学习和生活。另一方面，强调了相对于藏语文，汉语文作为教学用语及主要课程的重要性。

此外，在内地班（校）政策运行之初，由于西藏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发展现状，各方面建设人才奇缺，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教育相关部门对于人才培养的需求和设想更多的是考虑快速培养中等专业技术人才和教育师资，这些学生初中毕业后，多数要进入中专学习，毕业后均被要求回藏工作，不得留在内地。因此，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及教学内容等方面，内地西藏班（校）的特殊性被多次强调，而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在此时均由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拟定，各地遵照执行。1986年5月，教育部民族教育司主持召开了内地十六省市工作会议，会上研究总结了开办仅一年的内地西藏班（校）出现的几个问题，其中对于课程设置等方面，谈到“西藏班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教学内容等，不仅不同于内地的普通中学、也不同于西藏本地的中学。如何根据西藏班的特点进行教学，需要探索，总结经验，不断完善。目前还缺少经验，因此，很难提出比较完整的一套办法。可先基本上按照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拟定的教学计划执行，在执行中，各地可结合教学实践做些合理的补充、修改和调整，但暂不作大的调整为宜，要进一步研究并编写一年补习阶段的汉语、数学两门课的教材大纲和教材，制定政治课的教学要求，要进一步研究修改四年的教学计划。”¹

在早期，尽管内地西藏学校被要求以藏语授课为主，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找到那么多藏语师资，无论是西藏中学还是西藏班，各科任教师基本都是汉族，藏语老师由西藏派出，但这些老师实行轮流制，在内地待的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当地的教师队伍。藏语授课客观上是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由于早期入学的西藏学生无论是汉语基础还是学习成绩都较差，如何适应内地的汉语教学环境，尽快提高成绩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因此，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暂时规定内地西藏班（校）一周开设2节藏语课，藏语文成为了副科。

可以看出，由于异地办学时间不长，各办班学校还缺乏跨语言文化培养人才的经验，有关藏语文教育的形式、课程设置、课时等方面更多是一种基于西藏区内政策与实际情况、以及办班地实践的试验性探索。

2. 初定阶段

到了1988年，藏语文不被重视的情况得以改观。在当年教委会同有关部门对西藏班（校）工作进行初步总结中，强调了藏语文学习的重要性：“藏语文是西藏的一门主课。各学校都要加强藏语文的教学，西藏原规定一周两节课，现普遍增加到一周四节到六节课。”²

这种变化来自于西藏区内藏语文政策与教育的变化。文革浩劫中，西藏的藏语文教育受到严重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藏语文的学习和使用重新得到了重视，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语文政策有了新的拓展，但实践中仍存在一定偏差，“在较长时间内形成的具有相当基础的以汉文为主的行文体系和教学体系还没有根本改变”。³针对西藏区内藏语文教育薄弱的现状，1987年7月9日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和十世班禅·确吉坚赞提交的关于《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第二年西藏自治区又颁布了该规定的实施细则。在《规定》和《实施细则》中提出了新的西藏语言政策的理念，即以藏文为主、藏汉两种语言并用。其中对藏语文教育规定：各类各级学校的藏族学生，必须把

¹ 《内地十六省市西藏班工作会议纪要》，1986年6月。

² 国家教委、财政部、国务院西藏经济工作咨询小组、人事部联合印发《关于内地西藏班（校）工作初步总结和今后意见的通知》，1988年10月9日。

³ 阿沛·阿旺晋美、班禅·确吉坚赞，藏语文工作【J】1990(2):41-42.



藏语文列为主课；其他课程的教学用语原则上以使用藏语教学为主。建立藏语文授课为主的教学体系，加强藏语文教育的工作由此展开。作为西藏教育的一部分，内地西藏班（校）的藏语文课程也得到了重视。

1989年，国家教委下发了《内地西藏中学班（校）管理暂行规定》，其中第六条提到要加强藏语文教学，同时教学大纲由国家教委制定，教学要求和具体教学计划由西藏自治区教科委制定。1989年4月，西藏自治区教科委下发了《内地西藏班高、初中教学计划（试行）》其中规定：内地西藏初中班使用汉语文授课，同时开设藏语文课。藏语文课的要求是：原系藏语文授课班学生初中毕业时达到初中水平；原系汉语文授课班学生初中毕业时达到高小水平。内地西藏高中班使用汉语文授课，同时开设藏语文、外语课。藏语文的要求是：北京中学、天津中学完成高中1-6册，成都中学完成初中1-6册。《计划》同时要求增加藏语文授课时数，具体为：小学阶段在藏语授课班就读的学生升入初中预备班后，藏语文周课时4节，初中阶段为6节；原在汉语授课班的，预备班为8节，初中阶段为6节。

由于师资问题，政策之初提到的藏语文作为教学用语并没有实践的可能性，无论是西藏学校还是西藏班，汉语文授课成为唯一的选择。同时，随着区内语文教育政策的调整，早期不被重视的藏语文课得到了强调。初中毕业考试、高考等考试藏语文都要计入总分。

3. 调整阶段

1992年，国家教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内地西藏班工作的意见》、《内地西藏班（校）管理实施细则》，细化了1992年下发的《内地西藏班（校）管理暂行规定》。《意见》和《实施细则》突出强调办班省市可以结合西藏学生知识水平的实际，制定教学计划，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课时。同时提到要适当增加有关西藏乡土教材的内容，以及安排一些选修课和讲座，使学生经常了解西藏的发展和成就。到了此时，教学计划不再由西藏自治区教科委统一制定，各办班学校有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而藏语文，则又逐渐退回到副课的地位，由各办班地区自行安排。特别是，1994年开始招收进藏干部子女，进藏干部子女一般为汉族，大部分会讲藏语，但小学时在西藏区内多上汉族班，没有或藏文基础较差。他们进入内地西藏班学生群体后，也要学习藏语文，加大了藏语文教学的难度。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西藏班一般一周上一至三节不等，也有上的多的，如上海共康中学，每天都有藏语文，周六另外加课补习。招收农牧民子女的西藏中学情况稍微好些，根据年级情况三至五节不等。汉语文课程则不必说，作为主课天天都有。

1999年，内地西藏初中班（校）统一返回西藏参加中考。按照政策规定，他们执行区内二类课程计划考试科目，藏族学生加考藏语文，也就是与区内初中汉族班考生采取同样的试卷，加试藏语文。

尽管教育部门要求开设符合藏族乡土课程，但随着课程设置和高考升学越来越就范于本地情形，学校老师对藏族历史文化的不熟悉，符合藏族学生水平和要求的藏族文化课程更难得到开设。现有的一些尝试多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浅层次的民族文化特点的活动，如民族文化节上的对藏族历史、节日的介绍，或者民族歌舞表演。

4. 定型阶段

由于初中预科教材不统一的问题一直存在，各地的做法一般是组织学习当地小学六年级教材，很多内容学生在西藏已经学过，并不能很好的达到适应内地汉语授课的目的，因此教育部办公厅组织了预科教材的编写，并于2004年下发了《内地西藏初中预科教学计划（试行）的通知》，规定“西藏班初中学生入校后，一律先在预科学习一年，除藏语外，统一使用汉语授课。教材统一使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预科教材。其它课程由学校在当地选用。进入初中后，除藏语课外，其它课程全部与当地初中教育接轨，统一教学计划，统一使用当地教材。”

2010年，随着内地高中班扩招，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谈到西藏班、新疆班一律使用当地统一教材、统一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



西藏班要开好藏语文课，教师由西藏教育厅统一选派。高考的话，内地高中班在所在地参加高考，藏族学生加试藏语文。

从 1985 年至今有关藏语文和课程设置的規定中可以看到，对授课语言的要求，早期强调从初中以藏语为主到高中以汉语为主的双语逐渐过渡，逐渐演变为汉语授课。课程設置上，除一直强调开好藏语文课程外，早期比较重视西藏班培养模式的特殊性，后来逐渐演变为規定与当地教育的接轨。除预科阶段使用特殊教材以及开设藏语文课程之外，其余年级所学课程越来越迁就所在省市主流学校的教学安排。

二、社会交往与语言使用

内地班的举办初衷是为了利用“内地的办学优势”，因此，在教育部要求下，承办内地西藏中学班（校）的省市需在中等以上城市挑选一、二所条件较好的学校¹，但在实际操作中，出于实际管理和安全方面的考虑，相当一些内地班（校）被放在了远离城市的地区。

此外，政策设计层面一直是希望汉藏合校混班，但在实际操作中，小学毕业初到内地的藏族学生无论是学习基础、文化背景、语言水平上和内地学校均具有极大差异，因此，从办学之初，无论是只招收藏族学生的西藏中学，还是兼有汉族学生、藏族学生的学校，几乎都采取藏汉单独编班，合校不合班的形式。在合校不合班的学校，一般分为汉族部和藏族部，一名校长或副校长主管藏族部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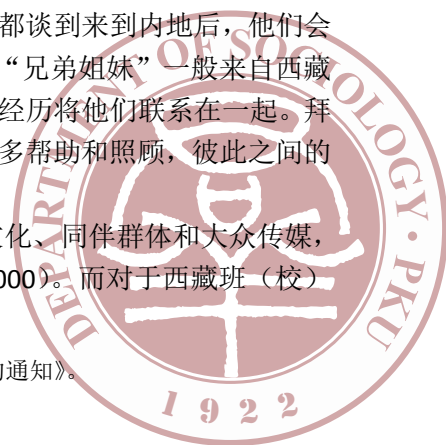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的内地班（校）都对学生出入学校实施严格管理，一般的做法是周一至周五上课，周六有些学校补课。周末限定外出购物时间，但晚上要回来上晚自习。远离市区的学校也会在周末安排统一的车辆和老师带学生购物。可以看到，教育部门和学校主要考虑相对集中便于管理，以及安全更有保障。毕竟内地初中班的学生都只是 12-15 岁且又远离父母家乡的孩子，学校不仅承担教育任务，更有监护安全的责任，但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从空间和文化上将内地班（校）与城市社区区隔开来，成为内地城市的小小西藏园地。

由于现行的藏汉分班制度，多数西藏班（校）学生与校内汉族学生之间的交往比较有限。在被问到在内地班时，有几个好朋友，都是什么民族的问题时。来自西藏学校、藏族单独编班的同学一般回答为“都是藏族”或“藏汉族都有，藏族居多”，而个别高中为插班生，在汉藏合班就读的学生回答为“都是汉族”或“藏汉族都有，藏族居多”。由此可见，学生的族群交往基本以校内、班级内族群结构为格局。大多数西藏班学生与汉族学生的交往一般限于学校正式组织的汉藏联谊活动、各类知识竞赛、文艺活动等，但活动之后真正交上朋友的仍然很少，相对而言这些活动在促进汉藏学生的接触和交往上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汉族学生和藏族学生两个群体具有比较明显的边界。

相较于与家庭、老师和汉族学生的联系，藏族学生内部的关系更为紧密。当被问到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有什么区别时，几乎所有的访谈者都谈到藏族学生非常团结，重视友情。由于远离家乡，友情成为西藏班（校）学生最为看重的东西。几乎所有的访谈者都谈到来到内地后，他们会“拜哥哥，拜姐姐，拜弟弟，拜妹妹”，相当于认干兄弟姐妹，这些“兄弟姐妹”一般来自西藏同一地区，或者有亲戚朋友的关系，或者以前不认识，但同样的学习经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拜为兄妹、姐弟后，一般哥哥、姐姐会在生活和学习上给弟弟、妹妹很多帮助和照顾，彼此之间的交往也成为他们学习之外的主要生活事件。

对于学生而言，其社会生活的主要范围包括家庭、学校、社区文化、同伴群体和大众传媒，其中学校教育是学生次级社会化发生的主要场所和阶段（谢维和，2000）。而对于西藏班（校）

¹ 《1984 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落实中央关于在内地为西藏办学培养人才指示的通知》。



的学生而言，因为远离家乡父母，其社会交往更是以学校、班级为主要机制。

在谈到初到内地的生活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先提到气候、身体上的不适应。然而这一阶段过后，心理上的不适应则是更为严重，想家、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都成为小小年纪的他们需要独自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因此，内地西藏班（校）学生生活在双语环境中，上课、与老师接触、外出购物、与汉族同学交流需要使用汉语，另一方面，由于单独编班或者编班的缘故，藏族学生主要的交往范围限于自己的班级，同学之间仍主要使用藏语，不同地方的藏语之间也存在方言差异，但只要不是无法沟通，他们仍很自然地使用本族群语言。

但升入高年级后，随着课业的加重，对学习生活的适应，讲汉语的时间相应增加，对来自西藏城镇，汉语文水平原本就不错的学生来说，内地生活适应起来更为容易。而对于一些小学是藏语授课的学生来说，需要更长时间的过渡期，预科阶段则提供了这个机会。一般经过四年的学习，到初中毕业，他们的汉语水平就比较好了。如果高中进入散插班，进入汉语环境，汉语水平的提高则更加迅速，但相应地学业压力也会加重。

在访谈中，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认为内地西藏班学生最大的特点是汉语好、思维能力强、见识广，更加独立。但笔者同时也发现，有一些来自农牧区，小学阶段使用藏语授课的学生到了内地后，如果一直就读于内地西藏中学，其汉语水平提高得相应慢一些。如一位来自日喀则仁布县农牧区小学的女生，称经过七年内地西藏中学的生活后（初中在山东省济南西藏中学，高中在天津红光中学），自己的藏语文听、说、读、写能力均比较好，而汉语文除听力比较好以外，说，读，写的水平都一般，而她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学，初中就读于汉语授课的拉萨市八中的女生，自称其藏语文、汉语文听、说、读、写能力都比较好，而笔者通过与她们的交谈和书写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对于这类孩子来说，到内地后最大的不适应来自教学语言的突然转换，由于原有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会影响到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在同一班级中，差异往往很大。如果汉语水平和成绩不能及时得到提高，学习积极性和心理健康往往会出现问题。

三、问题与反思

尽管政府虽然始终强调西藏班（校）藏语文教学工作，甚至要求增加藏语文课程，同时强调汉藏混班教学，但在实践中，做到这两点仍存在不少困难。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毕业生）都谈到了自己以及内地班同学藏语文能力的弱化。谈起自己的藏语特别是藏文水平，“落下”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

按照规定，数学、汉语文、藏语文为内地班（校）的主要课程。因为中考要回藏参加统一考试，所以初中阶段各学校比较重视藏语文教学，有些学校甚至会在周末专门补习藏语文。在政策运行的最初几年，拉萨的学校享有三分之一的招生名额，而在拉萨城镇小学中用汉语授课的情况较之日喀则、山南等其他地区更多一些，学生中城镇干部子女所占比例也略多一些，汉语授课班并不学习藏文，因此这些孩子反而是到了内地后开始接触藏文。

在访谈中，有多位受访人告诉笔者，初中阶段西藏学校仍是比较重视藏语教学的，从笔者收集到的一份山东省济南西藏中学 2012 年的课表可以看到，预科和初一阶段，藏语文和汉语文每周课时相同，升入初二之后，随着其他课程的增多，藏语文缩减至一周三节。而内地西藏班的藏语文周课时则略少。

藏语文学习的分化主要发生在高中阶段，一些升入散插班（后文将详述此问题）的学生不再学习藏语文课程，而那些继续学习藏语文的学生也承认自己的藏文水平逐渐弱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内地学习生活了四年的藏族学生已经比较适应汉语授课和阅读，其课外读物、网络沟通等也以汉语为主，学校一般很少提供藏文读物。因此藏语特别是藏文水平逐渐退步。另



外，尽管高中阶段按照国家要求仍教授藏语文，高考中也设置相应考试科目，但在录取时，如报考志愿为区外非民族类学校，藏语文将不计入总分，在报考志愿为西藏区内学校或民族类院校时，藏语文与汉语文成绩合起来除以二后计入总分。因此，对于高中阶段的学习来说，内地班的学生普遍都希望升入内地的大学，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藏语文教学逐渐被学校忽视，也被很多学生自己忽视了。

此外，中考采用志愿报名，藏文水平不同程度的学生有可能进入同一所学校，对于学校和老师来说，藏文授课的要求则更高，加上对藏语文的不重视，很多时候藏文成为不重要的副科，教材内容并不能很好的讲完。访谈中，一位藏语老师告诉笔者，他所任教的内地西藏中学高中班，每周一节藏语课，而西藏区内高中一周至少五六节藏语课，同时班里学生的藏语文基础差异极大，有的是西藏区内读完初中，考到内地高中班，藏文水平很好，而个别差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在这种情况下，他很难将预定的教学内容全部教授给学生，他所采取的授课方式是学生提问有关西藏的历史、文化的问题，由他来作答。

另外，这种弱化也是藏语文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有学者指出，从民族教育的领域看，“全国通用的5中少数民族语文，除了藏语，其他四个民族都用母语进行自然科学授课，唯独藏语文至今过不了这‘关’。”¹事实上，传统的藏语文主要涉及宗教文化方面，承载着藏民族千年来光辉璀璨的历史文化，但在与现代科技知识、学校教育、特别是中等以上教育对接时，则存在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问题，加之藏语文规范标准滞后，社会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新词汇层出不穷，但是相对应的藏语词汇化速度却相对缓慢得多。同时，藏语特别是藏文的学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学之后，难度骤然加大，需要背诵大量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所学习的教育知识纵深化发展，藏语课程不被重视，内地西藏班的学生越来越多地使用作为学习工具的国家通用语言，其汉语能力不断地得到加强，同时，藏语文的进步则相对缓慢下来，甚至停滞。

但应该承认，这种弱化尽管普遍，却并非发生在每一所西藏学校、西藏班中，如受访人谈到北京西藏中学学生的藏语水平要好于其他学校。与初中阶段对不同学校、班级藏语文要求掌握的水平不同一样，高中阶段就读于内地西藏中学的学生其藏语文要求掌握的程度也更高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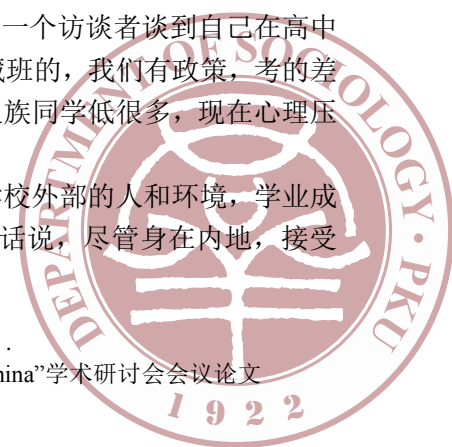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由于内地班（校）严格的管理措施和编班方式，学生很难拓宽交往范围，其日常交往的范围多限于藏族内部。白杰瑞（2006）的研究指出，藏族学生是作为集体放入内地城市文化中，因此，内地班的学习经历反而强化了学生的藏民族身份认同。由于远离西藏，学生的归属意识和族群认同意识增强。因此，相对于西藏区内接受中学教育的藏族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内地西藏班学生便被贴上了一系列的标签：藏语水平不好，汉语好，但对于他们自身而言，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身份，对西藏的认同则是显著地提高了。毕业后，尽管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回藏，大部分的学生都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回去工作，这一点与内地新疆班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后者的调查发现，内地新疆班的学生更愿意留在内地，而不是返回新疆。在追问原因时，访谈者大都声称离家太久，思念家乡心切，或者认为内地藏族太少，饮食气候不适应。

事实上，在高考录取优惠政策保护下，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内地生活，造成内地西藏班（校）学生未能融入当地主流文化，以及缺乏竞争力是更深层次的事实。如一个访谈者谈到自己在高中时，考试前不会像汉族同学一样下苦功夫读书，心里都会想我是西藏班的，我们有政策，考的差不多就行了，反正也能考得上一个大学。来到大学后，因为成绩比汉族同学低很多，现在心理压力很大。

白杰瑞（2006）在一项研究中，也认为语言障碍，不熟悉内地学校外部的人和环境，学业成绩不如汉族学生是内地西藏班（校）学生缺乏竞争力的原因²。换句话说，尽管身在内地，接受

¹ 程列，1997，“关于藏语文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之我见”，《西藏研究》1997（3）。

² 白杰瑞，2006，“学生眼中的内地西藏班（校）”，“Minority and Education in China”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汉语教育，内地西藏班（校）的学生一直游离于所在城市社区文化之外，他们很难想象如何在内地工作生活，同时在藏族集体生活中得到强化的族群认同使得西藏具有非常强大的向心力。在这种情况下，回到西藏，考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学校或者国企成为非常自然的选择。然而回西藏后，很多人的藏语文读写能力往往不能应对西藏的工作生活，他们对本族群的文化和传统的了解也知之甚少，因此，这些毕业生往往要经历一段重新适应期。

在访谈中，不止一个访谈者向我谈起，内地西藏班（校）学生优于西藏区内学生，但同时也会补充一句，内地学生优于内地西藏班（校）学生。西藏学生一入内地，区内区外教育资源的差距、族群文化的差异便实实在在出现在他们的学习生活中，烙印在他们身上，这本是无可避免的现实。然而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内地班（校）的学生在享受内地优势教育资源的同时，自身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规定的影响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这些藏族学生制定合理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采取何种管理模式，仍需更为细致的研究和讨论。近年来，陆续有研究者提出可以在拉萨为西藏区内其他偏远地区学生办初中班，或者在内地实行寄宿制，这些建议不失为发展完善内地办学的一种思路。

应该说，政策层面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插班生措施的实施便是打破区隔的尝试。但相对于单独编班的学生来说，散插班的同学要承受更多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学业，另一方面来自汉藏文化冲突，因此，选择学习水平合适的插班学校，以及数量适中的插班生，给这些学生适合的压力和紧度显得更为重要。

【论 文】

北京西藏中学调查报告¹

孙 昉²

一、调查的缘起、意义

1984年，中央作出《关于在内地创办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培养人才的指示》，决定利用内地优越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采取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方式，为西藏社会的快速、全面发展培养建设人才。1985年至今，内地西藏班（校）政策及实践已走过三十年的光阴，内地西藏办班（校）累计近百所，广泛分布于内地21个省市，2012年内地西藏班（校）在校生规模超过了15000人。三十年来，内地西藏办学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效，为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促进了西藏和内地的社会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在中央政府的宏观指导，以及西藏与办班（校）省市地方现实不断演变的情况下，内地办学政策和实践自身也进行着不断地演化和流变，政策的受惠者及内地教育的接受者—以藏族为主体的西藏学生群体也随着时代变迁以及政策演变呈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在内地西藏办学走过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样一项既关涉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又影响到规模庞大的西藏学子生命历程的特殊的教育政策进行全面

¹ 本文刊载于马戎主编《内地办学的运行机制与社会效果》（2016年，社科文献出版社），第418-453页。

²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1级民族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